

红尘男女的不幸 当代灵魂的悲泣

红尘



邹志安 绝笔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红 尘

邹志安 遗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172 号

红 尘

邹志安 遗著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、发行

(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)

二〇一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7.25 印张 3 插页 357 千字

1994 年 5 月第 1 版 1994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—50,000 册

*

ISBN 7-5059-2043-x
I · 1423

定价：13.80 元

这个矮个头的高三女生，正在那里卖弄风情。班主任老师一眼就看穿了。

大礼堂外边有一道水泥和钢管组成的花框栏杆，水泥柱是水磨石的，雪白闪耀，钢管漆成桔红色。她穿着石榴红短裙，杏黄衫子，两手反抓靠着栏杆，脑袋后仰，把自己的身子朝着对面的男生赵良弯成了一个弓形。

老师在她的身后，稍远，就只看见她垂下的、束成一束的、马尾巴状的、淡黄的头发，头发垂在栏杆外面；看见她伸得细长的脖子，白嫩匀称的腿——主要是小腿。老师胆颤心惊地想到：她此刻呈现给赵良的那张弓的弓背上，一定有胸部的那两点突起，还有细腰，还有下面……也许有从大礼堂门口吹出的穿堂风撩起了她裙子的一角，同时她又给赵良做着怎样的媚眼呢？

是初夏，是早饭后，阳光正照着那里。桔红色、瓷白色、嫩白色、杏黄色、石榴红色，组成一个悦目迷人的好景致。如果拍一张彩色照片，一定相当好看。可这儿现在是在挑逗。——挑呢，就是弯成一张弓；逗呢，就是掐猫逗狗，就是惹。

现在的中学生，呈现历史上最坏的状况。他们从初中带来的不是理想的信念和进取的锐气，而是与日俱浓的、在性方面的、压也压不住的求知欲。高二甲班就有两个学生，学习都挺不错，就是想偷尝禁果。当然，缺乏经验，做贼心虚，禁果没尝成，倒叫值夜班的老师抓住了！校长当然毫不手软，第二天就开全校大会开除了他们，并叫各班讨论了一周。但此刻卖弄风情的这个女生吴冲，似乎又和被开除的那两个学生不同。

天知道她是怎么给自己起了吴冲这样的名字！名字是她自己起的。她原先患小儿麻痹，两条腿是软的，扎针吃药都不起作用，忽然就奇迹般地自己好了。迟上学几年，比同班的学生大两三岁，——今年大概20岁了吧？她原名叫吴倩倩，也许病卧的那几年在她心里积攒了太多的冲动，她后来就自己给自己起了吴冲的名字。

你要是只看见她的矮个儿，认为她是个一般的女子，那你就错了。班主任老师第一次看见她，立刻就把自己的妻子和自己的身分，忘到了九霄云外。

面对吴冲，你完全想不到那个“矮”字，这女子跟矮没有什么关系。皮肤那么白嫩，很可能是在小儿麻痹的那几年，成仙修道似地修炼出来的。小巧，细巧，巧妙，那身材就只使你想起这样的字眼，使你想起古代能在掌上跳舞的赵飞燕。容易冲动，一冲动就满脸飞红；有些冲动没发泄出来，你能看见血液在脸皮下边涨潮一样地涌动，然后又退隐。脸是圆蛋形的，——是那种容易冲动的脸型；太白嫩，“鼻如凝脂”，太美。

班主任老师，非常想摸一摸那脸蛋，或者想抓住那腰向上举一举，看究竟有多少重量，但他始终找不到机会，也许是他

根本就没有这个胆量。每一次，在他找好了借口，就要下决心时，他都被她那陡然睁大了的漆黑发亮的眼睛所慑制。那时，他就只敢看她白净的额头，朝后勒得很紧的头发和淡黄头发丛中的雪白的头皮。

而吴冲，一定觉察到了他的邪念。他相信这女孩子的心极端聪颖，神经网络一定像新做的蛛网那样敏感。她的闪电一样稍纵即逝的眼神，告诉了他她预防着他的鬼名堂。她从来不在他的室内久呆。有时他叫她去告诉她某件事多么重要，她却总是缩着身子，随时准备逃走的样子。

可是现在，你看她开放成了什么样子！她分明是在向赵良呼喊：

“你来吧！你为什么不扑上来？……”

老师的心里突然腾起怒火。关于那高个头的憋气十足的赵良，关于赵良的红而粗糙的脸，关于他自己的四十多岁的年纪，关于自己的小眼睛和黑脸，关于婆娘，关于老与嫩，许多思绪都在脑海里混乱地闪现。

他大步走过去。

2

“你们在这里干什么呢？”班主任问，首先把目光对准了赵良。赵良跟吴冲不是一个班的，但老师有权管学校的任何学生。他发觉，他一开口就十分严厉。“嗯？干什么呢？”

赵良的粗糙的脸立刻通红，下意识地把两条腿靠拢了点，双手也似乎想要垂下去，像小时候见老师那样。但胳膊半弯了一下又抬上来，双手在腹部交叉。——这种没有完成的尊敬，其实比一开始就不尊敬更令人生气。

“没干什么呀！”

“没干什么？！那么究竟在这里干什么？”

老师已经带了冷笑，迅速把目光对准了吴冲。他突然发觉，他这样急急忙忙地来，好像其实就是为了看看吴冲这反张的奇妙的弓背。他的目光一下子就捉住了那两只突起、那像灶上分量不足的又蒸得很硬实的两只馒头，能看见胸衣透出的隐红。他紧张了一下，有犯罪的感觉；但又放纵自己慌忙地把目光溜下去。

天！他的估计一点不错。裙摆的后边压在栏杆上，因而把前边的斜斜提起，虽然看不见臆想中的裤衩，但能看见一截大

腿——那一节东西光滑细腻，衬着红裙，白得刺目。那是一段再美不过的东西，比苏轼的散文，比李煜的词还要美。老师在这美面前一瞬间目醉神摇。

但他突然想到了从前的失败，那失败的记忆毒虫一样咬噬他的心。他这才发觉，吴冲几乎就连动也没有动，还用那种姿势对待他，只是脖颈稍微收正了点，但仍然仰，能够看见两侧的筋脉。她的脸红了一下，血液又退潮，拿两只眼睛定定看他，那两只眼睛在问：你怎么回事？

“你们究竟在这里干什么？”

他收回目光，看自己的鼻子尖，但心里的怒气愈来愈大。他已经隐约感觉到，从现在开始他一定要好好治一治这个吴冲，治一治这个一点也不留意他的小狐狸精。他希望看到她服服贴贴的样子，希望看到她胆怯、流泪。

“我们在这儿说说话都不行？”吴冲开口了。

“说什么话？”

“说闲话？”

“什么闲话？”

吴冲不吭声。他看了一下：她的脸又红了，眼皮耷下，那疏淡的眉间耸起小疙瘩。

“什么闲话？有什么不可告人的？”他紧追不舍。

“不是要搞全县中学生话剧比赛吗？陈老师让早饭后来早一点，今天分角色讲剧情。我们来了，没人，就在这儿说闲话，乱七八糟都说了些什么，忘了！”

老师这才记起：确实有这么回事，那个话剧剧本是赵良写的，演是吴冲，陈老师前几天还给他打过招呼。

但这些事实在跟他的情绪有什么关系呢？事实的确证使他的情绪受挫，只能使他更加气恼。尤其是，那吴冲还未改变她的姿势，还把脑袋扭向一侧，公然对他采取鄙夷的态度。虽然扭向一侧是一个更飘洒更好看的姿态，但这更叫他上火。

“你看你像什么样子？”他呵斥。

吴冲仍然不动。

“你要注意影响呢，吴冲小姐！”

吴冲悠然回眸，——又是那种漆黑闪亮。

“老师你说这话什么意思？”

“意思你们心里都明白。同学早有反映……”

“反映什么了？”

老师不回答，心里就只想着在自己职权所能的范围内，尽可能地升级。

“明天通知你们的家长到校，三点整开家长会。”

他再不看他们，径直去找校长。

3

校长的年龄和他相仿，因为会处理关系，因而由山区一所高中的副校长一下子提拔为这县城重点高中的校长。校

黑色宽边的眼镜，脸上有麻子，永远是大背头和一身整洁的蓝制服。他笑的时候，那麻子花一样地舒展，增添了他的和蔼可亲；发怒的时候，那麻坑则增添了许多威严。

校长正在起草又一份关于加强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报告。

班主任看不起校长。他知道校长的那些报告都是无用的，主要目的是讨好上级。校长已经讨回来“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”、“卫生优秀单位”、“植树标兵”、“灭鼠先锋”等许多牌子，但他仍然看不起校长。他知道，校长跟许多别的干部一样，一切都是为一己利益盘算的；校长现在最关心的是——能够让他兼任学校党总支的书记。因此，校长的政治方针是：能够夺到手的荣誉一定毫不手软地夺过来，但如果发生影响个人声誉的差错，那怕是很小的差错，也宁可暂且不夺某一种新荣誉，也要毫不留情地把那差错镇压下去。

班主任就是要用校长这一点。

“又有压蛋的了！”他说。

关于鸡和鸡交尾“压蛋”，这在农村是谁都懂的语言。校长所有的麻坑立刻都充满了警惕。

“谁跟谁？”

“敝人班上的吴冲跟董老师班上的赵良……这回，董老师可占我们班的便宜了，他们班养的是公鸡，一只红脸红冠子的大公鸡——咕咕咕……”

“在什么地方？”

“你先别紧张，”班主任说。“据我的观察还没有压上身呢，公鸡正扑扇着翅膀围着母鸡转圈子呢，母鸡撩起裙子，腿都蹲下去了……”
的，主

校长松了口气。

“哎呀你这神经！你瞅准，可不要看乱眼了……”

“其实学生早有反映，我一直暗中观察着呢。”班主任使自己的表情严肃起来，主要的是收起平日对校长经常流露的不恭。他立刻感觉到校长黑框眼镜背后的眼珠子变得专注了，接着说：“我怕弄错，所以一直不声张。刚才路过大礼堂，门闭着，我听到里边有点动静，进去一看：吴冲正把裙子撩起来让赵良看呢！我问他们干什么，他们说闹着玩呢。问得紧了才承认：原来赵良说吴冲裙子下边没穿裤衩，吴冲就撩起来让他看。20岁的大姑娘了，什么不懂呢！”他停顿了一下，不看校长，但要引导校长的思路：“当然赵良年龄小嘛，好奇嘛，想弄清究竟穿没穿裤衩，可以理解。但他看到的東西，恐怕对他是有刺激的……而吴冲嘛，一个漂亮女孩子嘛，自我感觉良好一点——我听说有些人是有器官暴露症的……总之，我看是快了……”班主任轻轻摇头，作沉思状：“少男少女，天真无邪，也许我过虑了。但你清楚，我们班城里的干部子女多，一有风吹草动是传得很快的，宣传部又对这些事情特别敏感……”

校长的脸色越来越显得沉重，几乎等他的话音刚落，决定就出了口：

“我给陈老师说，不要让赵良再干涉排练的事，他把剧本交出来就完了，没他的事了，回班上好好学习去！你跟董老师碰个头，商量一下，不准吴冲跟赵良再接触——还是廖县长从前说得好，你看着男的和女的常在一块儿，准没好事儿！说着说着心就热了，下边就不对了——总之你们要处理好，宁肯错杀一千，也不漏掉一个，防微杜渐嘛。他们现在骂也罢，说老保

守也罢，都不管，这都为他们好，他们将来就知道了……”

“天知道你为谁好！”班主任心里说。

但他得到了令箭，他决定和董老师联合召开家长会。临走时他要求校长在广播上再讲讲。

“那一定要讲。”校长说。

校长是极喜欢在广播上发表演说的，广播的声音几乎一直可以传到县委大院，因为县委办公室的主任曾经来说过一次。果然，下午校长把第一节课后的课间休息延长了十分钟，那猛烈的、沙哑的声音震撼着全校：

先是在“各级领导关怀下、广大师生努力下”的“层出不穷的”好人好事，接着是“但是”，“还要看到我们的不足”，“还有一些不良倾向值得注意”——“我们虽然三令五申不准谈恋爱，但有一些人就是不听，就是要明里暗里地谈”，“谈恋爱就把你香死了！不谈就活不下去吗？”“学校是学校，不是婚姻介绍所”，“开除了两个还嫌少是不是？”——“有些人不要以为你能写文章，你长得漂亮，利用合法的机会你就可以胡来”，“在遵守校纪面前人人平等”……

这说得再明显不过了！

班主任想到了吴冲的涨红的脸。但他只感到了三分报复的快感。他想让那脸变成将化的雪一样的惨白色。他先去见董老师建立联合阵线，然后马上召开班会。开班会的时候，他要改变以往不敢看吴冲的习惯，要专意盯着吴冲讲话：且看那嫩白的圆脸上怎样潮涨潮落吧！那黑眸子怎样黯然无光，那细长的脖颈怎样豆芽似地弯下去，那小巧的身子怎样小老鼠似地发抖……当然，你要是让我把你抱到怀里，那自然又当别论，那就

不会让你瑟瑟发抖……

4

黑脸的、小眼睛的、四十多岁的班主任，地理课教得特别好。他从前下功夫博闻强记，熟知了地球上的各个角落。正是靠着这个，他由民办教师转成公办。他又在教育局帮了段忙，很讨局长的喜欢，后来就调到县城高中。但他永远都不曾想到要改变一下他那粗野的农家气质。

祖父跟父亲都和他一样，在内心深处，关于性的问题，都特别敏感和缺少约束。

在婚后，当他对那个贱价从北部山区弄来的、乌洋芋蛋一样的媳妇产生厌倦时，他和一个五年级学生的母亲发生了两性关系。是那个女人细眯的眼睛和长长的腰身迷住了他，是那种绵软的性格使他觉得有“一摸掌就卧下”的可能，是那种望子成龙而孩子偏偏是一条虫的急切与焦灼、是只把希望寄托在老师身上的误解给了他下手的机会。他一举成功。但这件事却是他的许多秘密之一，至今没人知道。

如今，他比熟悉地理更熟悉这两个女人的身体。他一方面和那个乌洋芋蛋生了许多孩子，和那个长腰身还偶而来往，但

另一方面却无比地鄙弃她们。

高中，有许多大女生，都即将成熟，有的已基本成熟。这给他提供了一种可能。但他知道，这种可能充满了凶险——社会、家庭对此深恶痛绝，法律对此严惩不贷。他还没有这个贼胆，但一直有这个贼心，于是春夏秋冬，大饱眼福。这是他生活中的最主要的乐趣。那各式各样的眉眼、脸蛋、腰身、手臂和腿脚，是他做梦的主要内容。

吴冲这个学生太美、太特殊了。虽然她和他的大女儿的年龄一样大，但他并不因此而遏制自己的欲望。由饱眼福到想要动手动脚，经过吸了几十根纸烟的激烈思考，他冲破了过去那个只限于意念的界限。因为这太可怕了，就特别令人激动和向往。尤其是，在他看见了吴冲的母亲后，这想法就更加强烈。

那女人怎么可以说是五十五六岁的年纪呢？简直就像四十岁出头或者只有三十七八岁。眉毛也像吴冲的那么淡，但因为年龄关系，眉头已自然涌起疙瘩；那眼睛那么大、那么黑亮，流露的全是聪颖和美丽。年老发胖，使那细巧的身形带了丰腴——但那是多么白净柔腻的丰腴啊！脸颊上还带着酒涡，而且这么大年纪了还会脸红！个头也和吴冲的差不多。从她身上，你能展望到吴冲美好的未来。吴冲当然要比她的母亲鲜嫩，像桃子那样带着点“毛气”，但她会越来越美丽动人。

“要捉狗儿子，先看狗母子。”班主任想起了农村的那句俗话。

这是怎样的一个品种呢？世上确实有这样一个青春与美丽常在的特殊品种。将来造试管婴儿，必须全造这一种，每人分配一个。而那个在生产建设兵团当过营教导员的、现在住在老

干所常戴着老花镜看报纸、黑瘦的属于老硬型的那个家伙，是怎么把吴冲的母亲弄到手的？也许他也采取不正当的手段才得逞的。世界上的婚姻原本就和大大小小的阴谋诡计连在一起……

欲望是越来越强烈。对于这件事危险性的顾虑越来越少，甚至觉得对他这种仔细而又善于应付的人来说，危险性是不存在的。只有可行性。但第一次就失败了。

吴冲是班里的文体干事。冬季老师在他的房子召开班部会时，见吴冲有个习惯：爱坐在火炉边，不断拿捅条逗弄炉子。计策因此而来。

冬天，吴冲穿着紧身小红棉袄，灰布裤子，带扣眼儿的黑棉鞋，又喜欢戴老头子们常戴的那种黑栽绒的四平火车头帽，不用围巾，一出门就缩着脖颈。于是，她的身体显露在外边的部分，就只有一张变小了的圆脸和一双缩缩的小手。那脸和手，都雪一样的白。心中窝藏着暗火的人，看见那白，相信那也像雪一样的冰凉可人。

单叫她来，跟她谈有关文体活动的事。用最亲切的语调，最能显得年轻的笑容。又拉家常，像忘年交的朋友。然后让她去学校小卖部给他买包烟。等她回来，他把捅条人手拿的环形把儿烧好了；不可太热，但足以烫她一下。

吴冲是小跑着回来的。把烟和找的钱交给他，就坐到火炉边接续刚才的谈话，就去动捅条。她上当了！像握住蛇那样尖叫了一声，摔了捅条，皱眉跳起来连连甩着右手。

“怎么回事？”他关切地及时跳起来，就双手逮住了她的右手。

这是一只怎样的能令人起死回生的妙手啊！骨骼清奇，又小又白又绵软细长，每一个指甲都是一首诗，皮肤细腻、温热又带着淡香。尽管他掌握火候，还是在淡红的掌心留下了一个发黄的环状的络印。她“丝丝”地咬牙吸气，牙齿雪白，气息清新无比。

一定是他太忘情了，只顾捏弄欣赏这手，而忘了问疼不疼和说上点药膏之类的掩饰的话，吴冲似乎有所察觉了。当他几乎要用嘴去吻那环状印迹时，她迅速地抽掉了手。她牵拉着眼皮，皱起眉头——那皱成疙瘩的眉头是何等可爱！

“快上点油脂。”他掩饰着，忙把自己用的香脂盒给她。心里回味着那手给他的奇妙感觉，一边说：“没留意，怎么就把捅条烧成了这样……”就端了脸盆里的凉水去浇捅条。

捅条滋滋乱响，冒出水汽。正是在这时候，吴冲看了他一眼——她一定是从捅条只在手把儿部分作响和冒水汽产生了对他的怀疑。她的目光离开砖铺地上的捅条，迅速地向他扫来：那里边有哀怨，更有怀疑。他赶快避开来。

吴冲的右手整个冬季都戴着白手套，最初几乎不能写字。虽然她没有给同学说她在哪儿烫伤的，但班主任一直不敢正视她的目光。而她，此后轻易再不到他的房子来。他叫了几次，来了，公事公办，神色苍惶，来去匆匆。他稍微说一句过头的话，她就受惊般地睁大黑亮的眼睛，一瞬间就逼退了他的目光。

“这女子的手太娇嫩，心又太敏感太任性……”他想。

但得手的愉悦的感觉，怎么也丢不掉。

今春有一天上体育课的时候，他在操场边特意欣赏吴冲的风采。

同学们正在练习双手支撑后空翻跳跃跳箱。吴冲穿一身深红色运动衣，小小的白球鞋。那贴身的运动衣，勾勒了那娇小的身体的曲线，那腰显得太纤细。在运动中，衣袖和裤脚常常一缩，露出白嫩的手腕和一节小腿。脸全是嫩红色。

班主任惊讶地发现：当她双臂一撑，身体大舒展后空翻，未落地成弓形的那一瞬间，竟显得比平日要长许多……他为此而迷惑了许久。同时，那力与美，那突然突现的乳峰与下身，那关于她脱光躺下后身体变长了的联想，又让他心潮冲动。他忽然对那年轻的、傻气十足的体育教师小杨，充满了嫉恨。

“你他娘的谁的腰谁的手都可以在光天化日下去捏去摸……”

他要去捏吴冲的腰！

“让老哥给你帮忙。”他笑呵呵地喊。

“谢谢，谢谢！”小杨还谢他。

小杨趁机休息一下，点燃了香烟。

他先接助了两个男生、一个女生。当吴冲助跑加速朝他冲来时，他在一团火红中就只关注着那腰。他双手做好了钳状要去钳那腰，盼望她最好慌乱中倒在他的怀里。当她带着冲力的身体闪电般成弓形时，他去掐那腰，掐得过早，而且没想到冲力那么太。腰没钳牢，吴冲又受了影响，“啪”地一声仰面朝天摔在垫子上了，后脑勺又在跳箱边上碰了一下。

学生惊叫起来，小杨老师扔了烟，脸色发白，忙跑过来。他也大吃一惊。

吴冲没摔伤，自己撑着双臂坐了起来。

她脸色先是煞白，接着涌起红潮，他想扶她站起来走几步，